

944

4

曆法辨惑

北京圖書館藏

教育部中央觀象臺印行 •

MG
P194
11



3 1773 4129 8

曆 法 辨 惑

我們中國人說話 一開口 就要拿古書上的幾句話來說一說 彷彿古人說的話 都是沒有錯的 我們今日說話 總要不出古人話的範圍 這個原則 確是不敢贊成 因為古人的思想 所施的政治 所我處的社會 未必同今日一樣 如何能拘泥不化呢 但是關於曆法上有幾句話 我到很佩服他看得透 見得到 說得準 這句話就是易經革卦上所說的 君子以治曆明時 易象傳本是孔夫子所作的 距今下二千四百年 當那個時候 天文學尚未發達 這位聖人就能看到曆是要時時改革的 你說我們怎能不佩服他呢

曆法既是要時時改革的 所以自古至今 每過幾十年或一二百年 就要改一回 周秦以前的改革 我們此時考究不透 單說從漢朝起 有一朝一改的 有一朝數改的 直到前清 已經改了七十多回 因為什麼要改呢 日月在天上怎樣走法 他是不告訴我們的 我們細測他的現象 與曆史上所記載的 想出一個法子來推算他 可以預先知道他 要走到某處 某時他兩個走到一處要日食的 他兩個走到對面要月食的 當初想出這個法子 所推算的結果 與實測的結果 到是不差甚麼



的 過了幾十年或一二百年 就漸漸的不對起來 故不得不再想個法子 去改革一回 到了明朝法子 幾乎想盡了 恰好有個外國人 名叫利瑪竇 他是很懂得天文學的 所推算的結果 與實測的結果 是很相近的 所以明朝萬曆年間 就開了一個局子 將外國的算法 繙譯出來 這部書成功不多的日子 明朝就亡國了 清朝入關 作了皇帝 就把這個外國法子 從新整理 給他起個名字 叫作時憲曆 我們今日所說的舊曆 就是這個用外國法子推算的時憲曆

時憲曆最初用的法子 是西人第谷所創的 我們將他編成一部書 名叫曆象考成 乃經過順治康熙兩朝 他的法子又不甚準了 當那個時候 外國又出了一個天文家 名字叫作刻白爾 想出一個最新的法子 不獨中國古人沒有想出 就是外國古人也沒有想出 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法子 前清欽天監裏頭 自開國以來 常離不了外國人 既知道外國有這個新法子 遂奏明皇上 請將這個新法子繙譯出來 美其名曰修訂 實際上就是繙譯 也成了一部書 名叫曆象考成後編 就是我們中國天文家所最崇拜的書了 但是刻白爾的法子 經過乾隆嘉慶兩朝 到了道光年間 又不對起來 那時欽天監早

已無客卿了 就由我們中國天文家 設法修改 也成了一小本書 叫個新法日躔表 因為推算出來的結果 亦不甚準確 迄未公布 大家始終不知道 故堅信曆象考成後編爲天經地緯之書 在下今日將這事揭破 想諸君必說曆象考成後編是靠不住的了 再說外國自刻白爾創出新法子以後 又出了一個物理家 名字叫作奈端 發明吸力的道理 就是兩物相引 如吸鐵石一樣 你拉我 我拉你 彼此牽扯 明明往東走 被他吸引 就改變方向了 明明向前走 被他吸引 就倒退了 或由快改慢 或由徐改疾 故刻白爾的法子 雖是不錯 若不將這吸力加進去 算來仍是不對 但是吸力的算法 也是很麻煩的 這種算法 外國改了又改 說起來也太多 諸君要考究他的曆史 可以參看鄙人所著的泰西躔離著述記略 刻在觀象叢報第四卷上 此時不必詳說 單說最後的算法 乃是美國人名叫紐孔 同那德國人名叫漢森 所造出來的 這兩個人的法子 現時各國一律採用 我們中華民國 自從三年起 也拿這個法子 去算造曆書 所以推算的結果 與實測的結果 毫釐不差 乃一假老先生 拿着曆象考成後編 與新法比較 總說前清萬年曆 是用曆象考成後編的法子作的 是一定不錯的 他不

獨不知道這書在道光時 已經靠不住 并且連易經上那句話都忘記了

曆法這個名詞 有兩種解釋 一種是推算的法子 造曆書的法子 我們中國自古至今 皆用陰陽合曆 就是太陰晦朔一周爲一月 十二個月或十三個月爲一年 所以凡說曆法 皆指推算和造曆書的法子說 上段所說的各種曆法 卽是這一種解釋 到了民國 改用世界的通行陽曆 這個曆法名詞 又有一種解釋 就是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的法子 陽曆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 皆是三十一日 四六九十一等月 皆是三十日 惟二月是二十八日 每四年加閏一日 方是二十九日 乃是曆史上相沿下來的 說起來亦很長 鄙人早年曾著一本書 名叫秦西曆法通考 刻在觀象叢報第一二三卷 諸君要研究他的曆史 可以拿這本書參考參考 今且不提 單說中國採用這個陽曆 雖說是民國元年 經臨時參議院議決 奉臨時大總統令 公布施行的 但不是民國發起的 前清宣統三年 已經資政院議決 定自宣統四年實行 後來經欽天監議覆 因日期太迫 改爲五年實行 諸位要知道 宣統四年就是民國元年 五年就是二年 可見採用陽曆 前清與民國 皆是同意的 不過打消欽天監的議覆 仍照資政院

的原案 於民國元年 從新經參議院議決 公布施行就是了

前清末年 與民國初年 因為甚麼要改用陽曆呢 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 從前我們中國 是關起門來過日子 文話叫閉關自守 我們愛怎樣就怎樣 沒有外人比較的 後來世界上的交通 一天比一天便利 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 我們中國人亦到外國去 外國都用陽曆 就是我們中國單獨用時憲曆 實在是不方便 況且陽曆比舊曆的好處很多 所以由世界大同上看起來 由擇善而從上看起來 我們是應當要採用的 不容不採用的

上段說陽曆的好處很多 這話說起來亦甚長 因為曆法與人生日用 是很有關係的 若要從詳細上說 恐怕聽者有點不耐煩 今簡單的擇幾件事說一說 第一件事是農業 我們中國以農立國 農夫下種栽秧 是要按着節氣行事的 舊曆節氣無一定的時候 而陽曆是有一定的日子 譬如說 栽秧是要知道芒種的日子 陽曆芒種是六月六日 就有變更也不過一二日 舊曆芒種有時在四月 有時在五月 日子更無一定 年年變更 農夫識字的人很少 每逢栽秧 必定要請人看看曆書 那一天是芒種 若用陽曆 只要牢記六月六日 便省了許多麻煩

這不就是用陽曆的好處麼 第二件事是財政 國家的收入如地丁錢糧 人民的收入如麥秋大秋 皆是以年計算 閏月不加多 不閏月亦不減少 但開支如兵餉官俸薪水工資 若照舊曆計算 逢閏須多加一月 收支不能適合 公私預算 每生困難 陽曆年有定月 月有定日 年年如是 永無更變 必無此種困難 第三件事是教育 課本是照學校令編成的 各季始業有一定日期 教授有一定日數 若用舊曆 則課本材料 必有或多或少之弊 因為舊曆一月初至三月底 四月初至六月底 九月初至十二月底 逐年日數是不一樣的 日子多則材料嫌少 學生曠廢光陰 是很可惜的 日子少則材料嫌多 到休業日期 課本讀不完 學生的知識 是必欠缺的 若遵陽曆 必定無此弊病 以上三件事 是很淺顯的 亦很重要的 此外事情很多 恐怕諸君知道 比我知道 還要詳細呢 我也就不用再說了

以上所說的曆法 總起來看 可以分作三段 第一段是說曆法要時時改革的 和改革的原委 第二段是說陽曆不容不採用的 和採用的曆史 第三段是說陽曆比舊曆的好處 并舉三件事證明之 今再就舊曆書之內容 對諸君說一說 亦分爲三段如下

第一段 舊曆書所載吉凶神煞 是從那裏來的 乃是由鋪註萬年書抄來的 這鋪註萬年書 是接着節氣的日干 順着次序排下去 譬如說甲子日立春 可打開鋪註萬年書 在立春這一章內 從甲子日抄至雨水前一日止 就得這半個月的日子好壞 乙丑日立春 從乙丑日抄起 丙寅日立春 從丙寅日抄起 不論何年 皆是這樣 乃是一種刻板的文章 尙能靠得住麼 諸君如不相信 可以收集十幾本舊曆本 過細查一查 便知鄙人之話爲不虛了 大概十二三年 好壞的日子 就能循環一周 因爲立春至立春 是三百六十五日有零 甲子是六十日一周 用算學裏頭最小公倍數的法子算起來 約得十二年有零

第二段 再說這鋪註萬年書 是怎樣作出來的 乃是從協紀辨方書上化出來的 協紀辨方書是乾隆年間欽定的 因爲古來言吉凶之書多的很 真是汗牛充棟 就是康熙二十二年編的選擇通書 和康熙五十二年編的星曆考原 雖說是折衷至當 若細考起來 仍不免有訛誤的地方 同抵觸的地方 所以乾隆年間又從新編定 改名協紀辨方書 意只在整齊劃一 并非確信不疑 何以知道是這個用意呢 因爲乾隆御製序文裏頭 引褚少孫補史記的話 說

彼家云吉 此家云凶 彼家云小吉 此家云大凶
 茫乎不知其畔岸 故知其作書的本意 是在整齊劃
 一也 又序文末段說 如曰如是則吉 如是則凶
 如是則福 如是則禍 則明者所弗道也 可見他這
 部書 本不是爲明白人作的 乃我們今日拿協紀辨
 方書 作爲天經地緯 真是誤會他作書的本旨了

第三段 前清作協紀辨方書 用意已如上頭所說
 乃是一個玩藝 不料人民迷信太過 處處不放鬆
 這部書 所以到了清朝末年 自己也覺得有點過不
 去了 故資政院原奏摺內 說此外通行曆書 更有一
 端 足生憲政進行之大阻力者 則吉星凶曜之說是也
 星曜之有吉凶 乃神道設教時代愚人之術
 今科學大明 羣知其謬 乃國家頒布曆書 猶復沿
 襲舊說 實與立憲政體 顯相背馳 此尤不可不亟
 行改革者也 後來經欽天監議覆 將應當刪去的條
 目 開出一個單子來 我今將他寫出 給大家看一
 看

- 一逐日喜神財神紅圖芒神春牛一律裁撤
- 一吉神凶神宜忌一律裁撤
- 一太歲年神方位一頁全行裁撤
- 一月下四行僅留交節日期日躔過宮
- 一逐日上下吉凶神煞一律刪除

一紀年下自天恩上吉日起至五姓修宅一律裁撤
由這樣看起來 舊曆書的格式 前清已經不用了
我們既爲中華國民 何必抱住前朝不用的書 寧
死不肯撒手呢

以上三段 是從事實上說起 無一字無來歷的
今再從根本上 對諸君說一說 作爲本文的結論
諸君宜細聽者

當文化初開的時代 人民思想是很幼稚的 總疑
惑天上的星宿 與我們人的吉凶 是很有關係的
不獨中國古代如此 外國古代亦是這樣 所以外國
人嘗說 古代祇有星命學 無天文學 後來人的思
想 漸漸開通了 知道地是個圓球 圍住太陽轉
天上的恒星 乃是無數的發光體 如同太陽一般
各個獨立 與我們地球上的人 毫無關係 迷信的
心就漸漸減輕了 直到今日 星命學幾乎斷種了
乃我們中國與他成了一個反比例 文化愈開通 迷
信愈堅固 獨不思地球不是我們中國獨有的 天上
的星宿 不是我們中國人獨看見的 你說天上紫微
垣 下應皇室休咎 當然不是我們中國一國之皇室
何以客星犯紫微 中國會出亂子 外國就不會出
亂子呢 再說古代政治 多半君主專制 到了今日
總統由人民公舉 幾年一換 這個關係又怎樣算

呢 這一段是說天上的星宿 與我們人的吉凶 根本上不發生關係

次說吉凶神 本是虛無縹緲之事 今先讓一步 說是有的 我們既知道地是個圓球 一晝夜自轉一周 神靈高高在上 難道他只看見中國 就看不見外國麼 何以中國有如此多的吉凶神 外國就一個都沒有呢 今再讓一步 說這吉凶神是專為中國而設的 那麼凡在中國境內的人民 都應當受他的影響 但是外國人住在中國境內 近來亦很不少 何以外國人不受影響呢 莫非是吉凶神亦放棄治外法權了麼 更讓一步 說這吉凶神是專為中國人而設的 那麼中國人走到那裏 吉凶神亦應當跟到那裏 但是自海禁開後 中國人居留外國者 亦很不少 且有在外國娶妻生子者 何以他不跟到外國 監督中國人之行動 莫非是吉凶神亦怕外國警察干預麼 由以上種種看起來 我們若說沒有吉凶神 到是給他留個面子 若說是有的 這吉凶神也就不堪了

又次就舊曆書紀年下 自天恩上吉日起 至五姓修宅止 擇幾件事來說一說 日遊神所在之方 不宜安產室 掃舍宇 設牀帳 如每遇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日在房內北 庚子辛丑壬寅日在房內南

照這樣看起來 房內的陳設 是要逐日挪動的 房內的洒掃 逐日是不能普遍的 室家之整理 也就很爲難了 又長短星日不宜市賀交易裁衣納財 那麼正月初七日二十一日 二月初四日十九日 市上的商店 豈不是都要關門了 又百忌日 寅不祭祀 辰不哭泣 萬一趕上父母之喪 不祭不哭 豈不是大不孝了 而根本上最說不過去的 是五姓修宅一段 古來只有姬姜幾個姓 或者可以牽強附會 後來因官命氏 因邑賜族 姓氏一天比一天多 自漢以後 蒙回兩教人 移居中土 哈薩馬那之姓 日見其多 又豈宮商角徵羽五音 所能管攝 此種無稽之談 居然刻在曆書裏頭 我們偏偏要相信他 豈不是盲從了

1